

乔家大院

作者：申维辰

□

乔家大院

本书由“行行”整理，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：491256034
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：d716-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，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，网站的名称为：周读 网址：<http://www.ireadweek.com>

内容简介

晋商是中国商业、金融史上的奇迹；乔家的发达，是晋商创业史上的奇迹；乔家双喜字的大院，是北方民居建筑中的奇迹；乔家大院名扬四海，游人如织，“日进斗金”，是当代中国文化旅游发展中的奇迹；《乔家大院》这本书，虽然不好用奇迹来形容它的精彩，但它的面世，却也独辟了一条 传记文学创作的蹊径。在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《乔家大院》时创作的电视脚本，就像“庄周化蝶”抑或“蝶化庄周”那样，几经“磨难”，几度“蜕变”，终于以全新的 体例编撰完成，即将付梓。。

乔家大院

序

晋商是中国商业、金融史上的奇迹；乔家的发达，是晋商创业史上的奇迹；乔家双喜字的大院，是北方民居建筑中的奇迹；乔家大院名扬四海，游人如织，“日进斗金”，是当代中国文化旅游发展中的奇迹；《乔家大院》这本书，虽然不好用奇迹来形容它的精彩，但它的面世，却也独辟了一条传记文学创作的蹊径。

在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《乔家大院》时创作的电视脚本，就像“庄周化蝶”抑或“蝶化庄周”那样，几经“磨难”，几度“蜕变”，终于以全新的体例编撰完成，即将付梓。

为了表达对胡玫导演率领“千军万马”，在这浩大工程中付出极大心血的敬意和感谢，为了表达对朱秀海先生创作《乔家大院》付出辛勤劳动的敬意和感谢，我答应了制片人孟凡耀先生的要求，平生第一次为一本厚厚的文学作品写下几句话。

“晋商”是一部值得中国人，尤其是山西人永远研读的书。

我把《乔家大院》看作“晋商”这部鸿篇巨著的一个序言，读“晋商”，应该先读它。

是为序。

申维辰

2005年10月15日于晋阳湖畔

第一章 第一节

1853年，杀虎口税关。

长长的商队，包括粮车队、盐车队、驼队都被堵在关口。车队和驼队上插各镖局的镖旗和各字号的号旗迎着风猎猎作响，和着牲口的嘶鸣，为这杀虎口平添了一份萧索之气。与之相伴的是一长队灾民，扶老携幼，被堵在另一个通道口。

一个留着小胡须的中年税官向商队大声喊道：“粮货二十文，盐货五十文，茶货五十文，排好队，别挤！别挤！”

另一个年轻壮实的税官则向灾民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别挤！别挤！男人一文，女人孩子两人一文！快交钱，交了钱就放你们过去！”

商队通道处一个掌柜模样的男人策着马往前挤了挤喊道：“官爷，怎么又涨了，粮货前天还是五文，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二十文了？”

税官朝他翻了翻白眼“没见识的主，而今南方长毛作乱，丝茶路断绝，光剩下你们这些粮货油货盐货的商贾和这堆到口外逃难的灾民，皇上要养兵打长毛，不找你们要找谁要去？”

正说着，灾民队那边有个老太太，从垃圾布片似的衣裳里摸出珍藏的一枚制钱，正犹豫着，后面的灾民突然一哄而上，关口顿时乱作一团。

那个税官虽壮实可也差点顶不住，赶紧扬起鞭子一气乱抽：“不准顶！不准挤！都给我站好！否则谁也别想过去。”

关前野店内，一名老乞丐细眯着失神的眼睛怔怔地望着这一切，突然嘎嘎唱道：“走西口啊，走西口……”

旁边的老板娘被吓了一跳，不过她没有喝骂老乞丐，反而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接着也向关口望去。

只见一个通四海信局的信使手举局旗，飞马而过，不但人马皆疲，且上下尽湿；更让人惊讶的是，那信使在拐向这边官道的时候，突然连人带马一头栽了下去。

众人“轰”的一声响，齐喊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老乞丐也停了唱，伸头望去。

两个手脚快的盐车把式冲了过去，把信使从马下拉出扶到了野店。老板娘也不犹豫，赶紧将一瓢水熟练地灌进了信使的嘴里。

这个信使已年过三十，一副干练的样子，但发辫飞散，胡子拉碴，唇边一溜大泡，很是憔悴，一瓢水灌下后，他悠悠醒转，立刻惊喊道：“这是哪里？我的信袋呢？”

那位扶他过来的盐车把式将信袋拿了过来，瞄了一眼然后念道：“信寄山西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乔东家致广老先生收启，十万火急，限三日到。信资两百文，快跑费白银五十两。”

“五十两白银？！”在野店围观的众人又“轰”的一声响，接着乱纷纷七嘴八舌议论起来。

那盐车把式将信袋交给了信使，并且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怎么急成这个样，瞧，你的马都累死了！”

信使颤着手接过信，起身就想走，可身子哪里听使唤，一站起来就“哎呀”一声又摔了下去，“天呀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他紧紧将信抱在怀里，忍不住带着哭腔说道。

旁边一个老者问道：“信上写的乔家，莫非就是‘先有复盛公，后有包头城，的那个乔家，他们在包头声名赫赫，有复字号十一处生意，是不是？”

那信使迟疑了一下，抹了把眼泪点头道：“就是，就是这个乔家，出大事了！”

说着他仍挣扎着要起身：“我要走，我就是爬，也要爬到祁县去！”可他刚勉强站起接着又一跤跌了下去。

老板娘赶紧将他扶起，众人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腿摔成这样，还要走？怎么走？”

那个递信过来的盐车把式沉吟起来，又问道：“哎，大哥，什么信呀这么急，用得着花五十两白银雇你跑这一趟？眼下这年头，二十两白银能买一个大姑娘呢！”

信使只是抹泪，并不回答，继而喃喃地说：“什么事，要命的事啊，也说不得呀……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老板娘开了腔：“哎我说这位大哥，你光在这里抹眼泪也没用，你的腿坏了，一时间也走不了，不如请这位盐车大哥帮个忙，我租给他一匹快马，请他帮着把信送到山西祁县乔家堡。”

盐车把式一愣神：“我？”

信使一听这话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：“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十两银子，不，给你二十两，只要你能在后天天黑前把信送到！”

盐车把式动心起来，旁人见状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议论。

一直缩坐在茶铺门口的那个老乞丐突然又嘎嘎唱了起来：“哥哥走西口，小妹也难留，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……”

他苍凉沙哑的歌声虽不怎么响，但似乎飘荡在繁乱却仍旧显得荒凉的杀虎口，落在每一个人的耳朵里，

沉甸甸的，又好像带着点刺痛，渐渐地野店里的声音也低了下去，一种莫名的乡愁悄悄地笼罩了过来。

第二节

远在几百里外的乔家“在中堂”已至深夜，烛火依旧“突突”地燃着。

乔家的大太太曹氏已经呆呆地坐了很久，一旁的丫鬟杏儿努力忍着瞌睡，她手捂着嘴打了几次哈欠后，终于开口劝道：“大太太，您，您别担心……曹掌柜说了，他每样东西都是半夜来拿，然后托极机密的人，远远地去当，一丝风都不会透出去的！”

那曹氏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，仍旧没有做声。她看过去不过年届三十，容貌甚美，但由于总是颦蹙两道柳叶眉，眉心一道浅浅的皱纹已经刻下，且体态颇显柔弱。杏儿转了转圆溜溜的眼睛，迟疑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莫不是奶奶心疼那座玉石屏风，说起来那到底是奶奶的陪嫁啊……”

这次曹氏手一摆，打断了她：“这些日子要给大爷请大夫，吃药；明儿二爷又要去太原府乡试，万一得中，支撑个场面也得花银子。当了罢！当了罢！好歹也有个一万两。”

她的声音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沉痛，杏儿不敢再开口说话。

曹氏摆了摆手，示意她下去。

杏儿迟疑了一会，敛礼道：“大太太也早些歇息吧，明儿还要送二爷呢。”

曹氏只是摆手，杏儿不敢再做声，悄悄退下了。

曹氏一手扶着头又独自坐了好一会儿，突然起身在祖宗牌位前跪下来，低声祷告道：“乔家历代祖宗在上，乔门曹氏今日在此虔诚祷告祖宗在天之灵，保佑我乔家包头的生意安然无恙，保佑大爷平安度过这一厄，大爷这一条命，就靠这口气撑着呢！”

她祷告完，略觉心安，可刚一站起，先前曹掌柜来取玉石屏风时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：“大太太，大爷真的觉得我们这回能赢？我们真的不会掉进达盛昌邱家的套里去？”

曹氏腿一软，复又跪下，忍不住合掌道：“不，不……想我乔家，从祖父贵发公开始经商，一百年来，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之事，就是这次与达盛昌邱家在包头争做高粱霸盘，大爷也是被逼无奈，我们凭什么该败？列祖列宗，乔家要是败了，那就再无天理……”

虽然如此这般地祷告着，可这次跪下去，她许久都没有再起身。

夜虽暗沉沉地笼罩着乔家这所百年大院，但统楼二楼的库房旧家具中间，却同样明烛高烧。

这里堆着不用的破家具和生意上用的旧柜台之类，几只旧算盘和两三本《商贾便览》、《辨银谱》、《客商一览醒迷》胡乱扔着，灰尘满落，平时罕有人至。

致庸正躺在这里一个旧木箱上睡大觉，一本翻开的《庄子》盖在他的肚皮上。

他睡得很沉，嘴角不时颤动着。可突然，他大叫一声，猛然坐起，睁大眼自言自语道：“啊！不对，不是学而优则商，是学而优则仕！”

致庸是个相貌平常的年轻人，中等身量，也许最多只能称得上白皙清秀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一双不大的眸子却异常黑亮，这一点便使他这个相貌平常的人变得格外与众不同。

他自语的时候，那双眼睛在暗夜中如同星星般闪亮着。

不一会儿，他似乎完全醒了，挠了挠头自嘲地笑道：“不对，我怎么又做了这个梦？什么学而优则商，孔夫子是怎么搞的？……不行不行，这个梦得从头做，是学而优则仕，不是学而优则商，孔老夫子又说错了！”

瞪着眼坐了一会儿，致庸又像方才那样轰然躺下，过一会儿却又轰然坐起，微笑着自语道：“不对！我想做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梦！我想做的是庄周化蝶之梦。”

他细了细嗓子，开始用晋剧艺人的腔调念白道：“说的是这一天春光日丽，清风和煦，庄周闲暇无事，步入后园，见百花盛开，彩蝶飞舞，不觉心中大喜，俄然睡去，就有一梦，梦中庄周化作蝴蝶，左顾右盼，五彩的翅膀，小巧玲珑的身躯，振翅而翔，栩栩然一蝴蝶也。只见这蝴蝶穿梭于花亭柳榭之间，徘徊于秋水长天之下，不觉大为快乐。俄尔醒来，蝴蝶发觉自己竟然又成了庄周，庄周这下就不快乐了，让他，不，让天下的庄周之徒纳闷的是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原本到底是庄周呢，还是自由自在翱翔于花丛中适适然自得其乐的蝴蝶，亦或自由自在的蝴蝶原本就是我庄周？……不能啊不能，我快快乐乐的一个蝴蝶，怎么可能成了这个叫庄周的家伙呢……”

他胡乱地念着，年轻的面孔上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笑意，继而“噗”一声吹灭烛火，又倒下沉沉睡去。

这一觉睡去，那只命运的金蝴蝶终于悄悄光临了他的梦境，盘旋飞舞，熠熠生辉，继而百只，千只，千万只，旋裹了他整个梦中的世界。

第三节

当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照在乔家大院的时候，曹氏揉了揉一夜无眠的眼睛，走出房外。

院内停着一辆蓝篷马车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仆长顺，正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候着。

清晨像露珠一样清新却沉甸甸坠在花瓣上，曹氏长长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开始指挥仆人往车上搬东西：“该带上的都带上，吃的穿的，文房四宝，还有他常读的书。对了，给咱们家太原府大德兴分号曲大掌柜的信，前些天送走了吗？”

长顺一边不歇气地往车上搬东西，一边回答说：“大太太，送走了，曲大掌柜那边已经回了信，说二爷的吃住行都安排好了，让您和东家放心！”

曹氏微微颌首，杏儿用眼觑了觑她，宽解道：“大太太，二爷这回去了，说不定就高中了；二爷中了，咱们家也就出了个举人，不比二门里达庆四爷他们家差了！”曹氏微微一笑，又叹了口气说：“就是中了，乔家三门也才出了一个举人，人家二门出过五个举人呢！”

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转头对杏儿说：“杏儿，都这会儿了，二爷怎么还没出来，不会还没睡醒吧？谁跟着二爷呢？长栓，长栓——”

杏儿捂着嘴笑了起来。曹氏皱了皱眉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杏儿低头敛容：“大太太，二爷平日里睡不醒，今儿要去考举人，事关一生的功名，他不会再像平时了吧！”

曹氏哼一声，欲说还休：“对了，长栓呢，怎么也不见个人影儿？天都这时辰了！杏儿，长顺，你们俩一个内宅，一个书房院，给我去找，快点！”

两人赶紧去了，这边张妈却匆匆跑出来，直喊道：“大太太，您快进去吧，大爷嚷嚷着要起来送二爷呢！”

曹氏大惊失色，转身跑进二门。

一间精致的内室里，病沉沉的乔致广正在榻上挣扎：“来人，我要起来——”

曹氏快步走过去，接过张妈手中的药碗：“大爷，你躺着，先把药喝了。”

致广一把推开：“不，我不喝！”

曹氏眼里一下涌出泪花，颤声道：“大爷——”

致广心里一软，便闭上眼睛，不再抗拒了。

相对于弟弟致庸而言，两人虽然容貌酷似，但致广相貌堂堂得多，一举一动颇有大财商的威仪，不过眼下的这场大病已经完全使他的容貌气质走了形。

曹氏噙着眼泪给他喂药，但是只几口，致广便“噗”一声吐了出来，倒下去，闭上眼睛大口喘着气。

曹氏大惊，连声唤杏儿叫大夫，却见致广撑起半个身子，艰难却果决地说：“别，扶我……坐起来！”

曹氏踌躇了一下，只得和杏儿扶他拥被半躺半坐。

致广闭眼歇了好一阵子，才睁开眼，半晌喘着气问：“曹掌柜夜里来过了？”

曹氏点点头，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，同时做了一个手势让杏儿等离去。

致广努力忍着，不让自己发问，但头却费力地扬起，做着个询问的姿势。

曹氏心中大为不忍，背过脸去低声道：“大爷，包头那边还是没消息！你别急！”

一听这话，致广的身体姿势丝毫没有放松，手却下意识地抓起身边一个鼻烟壶，烦躁地用力握着，不一会那鼻烟壶竟在不经意中被攥碎了。

曹氏心下暗暗大惊，却故意不介意地一边收拾着，一边劝慰道：“大爷，可别伤了手，你还是躺下吧，躺下舒服些。”

致广摇摇头，开始努力说些轻松的事情：“致庸今天就要去太原府乡试，事情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曹氏连忙点头：“都准备好了，你放心。”

但一时间她再也忍不住，猛地转身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
致广不觉，故作欣喜道：“致庸今日一去，三场下来，一定能为我们乔家三门挣回一个举人。来年就有资格去京师再考取一个进士，这样我们乔家三门里终于也要出一个做官的人了！”

曹氏话中有话，忍着泪问：“大爷，你觉得……致庸这回真能考上？”

致广深吸一口气，干脆地说：“他能。我的兄弟我知道。甭看他平日里在八股文上不上心，可我这个兄弟打小就不是平常之辈。别人念书，那是不得不念，是为了做官，我这个兄弟念书，那是他真喜欢书。致庸是我乔家三门生就的第一个读书人，他要是还考不中举人、进士，天下就没有人配做这个举人、进士了！”

曹氏长久沉默着，突然说：“大爷，二爷喜欢读书不假，可是你知道，他骨子里并不喜欢科举，更不喜欢做官。他常说一个好好的读书人，一门心思钻研科举，去做一个什么官，简直是作茧自缚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去找天下最大的不自在，还常常骂那些做官的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；就是这些日子，他也没有要去考举人的意思，天天还是我行我素……”

致广一听，怫然不悦：“你，你到底想说些啥？”

曹氏牙一咬，一不做二不休地回答道：“大爷，我想说，二爷生下来就是个大商家的公子，他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根本不愿意去太原府乡试……大爷正病着，包头的事情又迟迟没有准信儿，我说这次太原府乡试……就甭让他去了！”

致广一惊，大怒着喘息道：“你……不行！就是天塌下来，二弟今天也要去太原府乡试！”

曹氏急忙上前帮他揉胸脯捶背，后悔道：“大爷，甭急，我不过就是提一提……”

致广一阵剧咳后抬起头，眼里闪出泪光：“你……你忘了，当年爹娘怎么死的？就是因为我们家没人做官，被那些官商欺负，爹娘气不过，才一病不起，双双亡故……我明白了，你是怕这一回我们在包头输给了达盛昌邱家，怕我撑不过去，怕到了时候这个家里没有男人支撑局面！不……我和达盛昌邱家谁胜谁败，还不一定呢！致庸今天一足要去太原府乡试！”

话音未落，致广一阵大喘，接着一口血咳了出来。

曹氏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哭着喊道：“大爷……”

致广毫不为之所动，喘着说道：“你起来！没想到你也不懂我的心！……可怜我这个兄弟，爹娘去世时才三岁，记得那时爹娘将二弟的手交到我手中，特意嘱咐过，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看在他们的面上，对致庸该打的时候，就骂两句，该骂的时候，就说他两句，一定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！”

曹氏泣不成声：“大爷，别说了……”

致广不理，直着眼继续咳着说道：“不，我要说……葬爹娘那一日，乔致广就记下了一句话，虽然致庸没了爹娘，可我是他的大哥，我一定要让致庸快快活活地长大，一辈子都让他快快活活的，不让他觉得自个儿没有爹娘！致庸从小不喜欢经商，我就不让他学生意……就是念书，也不是我逼他，我曾经下过决心，若是他不愿意读书，我也不会逼他读书！可我看他不是这样，我这个兄弟，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，我让他读书，让他走科举之路，不这么做，我怕会误了他的终身！这样我就对不起二弟，更对不起死去的爹娘！我……”

曹氏咬咬牙，赶紧拭着泪说：“大爷，你的心思我懂了。是为妻错了……我现在担心的是二爷自个儿，他那种庄周一流人物的心性，万一根本就不想中举，上了考场故意不好好地考，大爷的这片心，就白费了！”

致广停住咳嗽，大喘了一口气，继而深思道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有办法让他一心一意地好好考，而且一定考中！”

曹氏有点半信半疑：“大爷，你有办法？”

致广又一阵大咳，挥手道：“拿笔来——”

曹氏转身去的时候，致广带着喘咳的声音又从背后传来：“记住，家里的事，包头那边的事，半个字也不能透露给致庸，就是去赶考，也要让他快快活活的！”

曹氏没有回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直淌下来。

清晨的阳光照在致庸沉睡的面孔上，他在梦里依旧笑嘻嘻的，喃喃地说着梦话：“谁是乔致庸？乔致庸是谁？我不是乔致庸，我是庄周？不，我也不是庄周，我是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——”

他高高瘦瘦的贴身男仆长栓，蹑手蹑脚地走到致庸身旁，叹了一口气，使劲学了一声鸡叫。

致庸猛一惊醒，揉着眼半晌没有回过神来。

长栓又叹口气，附耳对致庸说了几句话，致庸“哎呀”一声，跳起来就跑。

致庸略略梳洗整理了一番，赶紧穿堂过室，一路小跑到中院。

长栓招呼着陆续赶来的长顺和杏儿，赶紧跟着。

致庸好不容易喘着粗气，跑到在中堂，一抬眼便看见致广衣冠鲜明地端坐着，曹氏和张妈一边一个守着他。

致庸又高兴又激动，也顾不上致广神情严肃，只一迭声地问：“大哥，你能起来了？你的病算是好了吧？”

也许是致庸带着孩子气的真情流露，致广当下就觉得眼窝一热，赶紧正了正神色，喝道：“跪下！”

致庸一愣神，立刻笑嘻嘻地跪下，嘴里还狡辩着：“大哥，大嫂，你们看，今天这么要紧的日子，长栓竟然不叫醒我，你说他该不该打！”

说着他扭头冲长栓挤挤眼睛，这边长栓听了直跺脚，却也不敢出声申辩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乔家大院》申维辰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02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